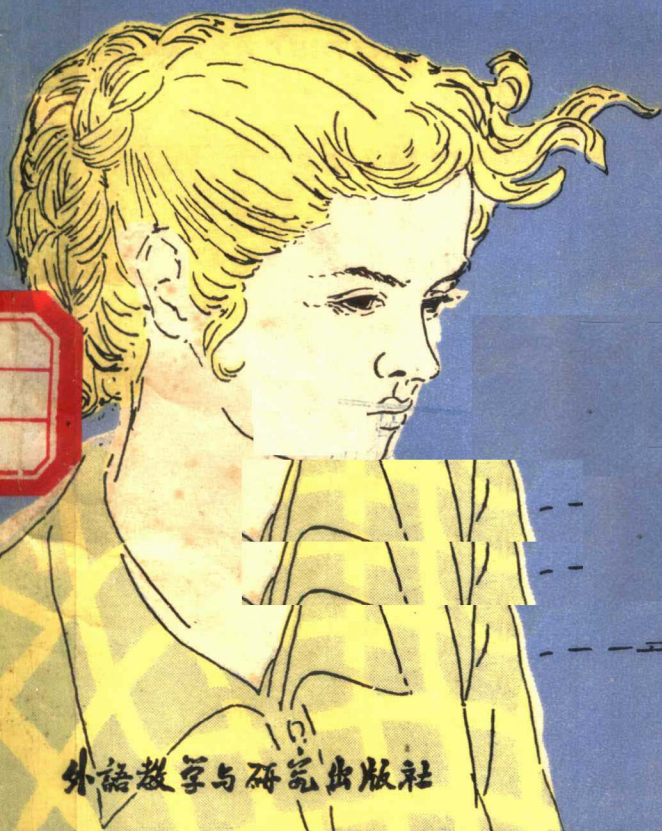


应该为她辩护

A·明达泽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应该为她辩护

王 燎译

苏联文艺编辑部编辑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

(北京外国语学院23号信箱)

重庆印制第一厂排版·印刷

四川省新华书店重庆发行所发行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开本 787×1092 1/32 2.7印张 59千字

1980年9月第1版 1980年9月重庆第一次印刷

印数 1—7,000册

书号: 10215·5

定价: 0.25元

内 容 提 要

A·明达泽是苏联新起的一位电影剧作家，近年有两部作品拍成电影，受到广泛注意，其中之一便是电影小说《应该为她辩护》。

主人公瓦莲京娜是一名普通女工，她真挚地爱上了青年费嘉耶夫，用自己的劳动供养他上大学。费嘉耶夫取得学位，钻进上层社会之后，便忘恩负义地抛弃了她。瓦莲京娜走投无路，打开煤气，采取了“自杀兼他杀”的绝望行动。两人被救活后，那个欺骗、剥削、玩弄了她的费嘉耶夫竟以“原告”身份到法庭起诉。

故事情节从女律师伊琳娜承办此案展开，她在公众舆论纷纷谴责女工瓦莲京娜的情况下，冲破阻力，察明了案情真相。

小说反映了当前苏联社会中的一个具有普遍性的问题：青年一代的道德问题；同时暴露了苏联法治的弊端。小说艺术构思颇有特色，案情与女律师伊琳娜的爱情故事交织展开，展示了比较广阔的生活面。

一位仪表堂堂的青年男子用胳膊肘靠着铁栏杆，站在熙攘攘的马路边等我。我和女裁缝则在服装店里偷偷地瞧他，仔细地、聚精会神地端详他。这位女裁缝几乎整个身体都贴在橱窗的玻璃上，过了好一会儿才转身对我说：

“为什么他显得这样软弱无力，老是眯缝着眼睛，头也老摇晃呢？”

我耐心地对她说：

“软弱无力——这是从何说起？他不过是个近视眼，给人的印象如此罢了。”

“噢……明白了，”女裁缝说。“噢，你的这位不会是个窝囊废吧？”

“有那么一点儿，”我未加思索地表示同意道。

“好啦，开始吧！”她叹了口气之后，就在我身旁蹲了下去。我正试穿着不久就要用的那件结婚礼服站在她面前。这是件轻柔朴素的连衣裙，不象旧式结婚礼服那样华丽。我站在那里一动也不敢动，身上满是各种各样的别针，我的那位女裁缝已经开始在连衣裙上显手艺了，她不断地移动着那些神秘的别针，用皮尺比量着。

“我嘛，可以说立刻就猜中了。在你拿衣料来的时候，我就全明白啦。要在饭店里举行婚礼？”她是位黑脸膛，不显老，跟谁都可以说是同龄人的妇女。她象放连珠炮似的小

声说话，一会儿微笑，一会儿皱着眉头，脸上的表情瞬息万变。“你可别拖延婚期呀！给我发两个人参加婚礼的请柬……袖口保持原式样吗？”

“这你瞧着办吧！”我精神抖擞地说。

“我瞧着办……”她站了起来，神秘地看着我，接着又转过头去望了望橱窗外的鲁斯兰。“依我看，你们俩是漂亮的一对儿哩。的确是这样，你们之间甚至有某些共同之处。真的，长得挺象。这可是个好兆头。他爱你吧？”

“是啊，好象是爱。”

“可别说不吉利的话！”她担心地晃着脑袋，“你快敲一下木头！”

她发现我在冷笑，便严厉地说“敲啊，你听见没有！”她甚至亲自把椅子放到我眼前，认真地看着我在椅背上敲了三下。

……鲁斯兰已经在铁栏杆那儿等了我好久。我一走出服装店，就发现他站在太阳晒得最厉害的地方等着，摆出颇有耐心的架势；但他已在故意往一边张望，说明他再也忍耐不住了。

“难道就不能找个荫凉地方吗？”

“你上哪儿去找荫凉地方？”

“那总可以想到把上衣脱一脱吧……”

他一声不响地脱下上衣搭在手腕上。我们刚走了几步，突然一个布皮小本子从他的上衣口袋里掉在柏油路上，大概是他的什么出入证。鲁斯兰站住了，看来，掉在我们身后的这个小本子使他完全失去了镇静。

我伸手挽着他的手臂。我们在熙熙攘攘的大街上走了一

会儿，然后停在一家家具店门口，稍微迟疑了一下便走了进去。我们在宽敞的展览厅里往前走，后来，走进了用胶合板临时隔起来的房间，不过，这个房间没有天花板。虽然没有天花板，这个房间却经过精心布置，于是我们便不慌不忙地开始参观了。

这里有饭桌和书桌、漂亮的餐具橱、双层衣柜、柔软宽大的沙发和摇椅（坐上去随便摇动吧！），还有写字台兼酒柜、宽大而又华丽的沙发床……一句话，这是“甘卡牌”！

“怎么样？”鲁斯兰问道。

“餐具橱我觉得可以转卖出去。东西太多了。不卖掉餐具橱，就卖掉双层衣柜。”我已经有了相当具体的计划。

“摇椅可以送给姑妈作礼物。你觉得怎么样？”

但是，鲁斯兰“不觉得”怎么样。他只觉得很开心。

“太妙了，‘甘卡牌’！太妙了，小市民太太！”

他说罢一下子坐在华丽的沙发床上。

“别胡闹，快起来！人家要把我们赶出去的。”

他根本就不想站起来。他坐在沙发床上，还大发议论：

“应该老实承认，近来我明显地变得呆头呆脑了。这是可悲的，但却是事实。”

“由于幸福。”

“由于幸福，”他心甘情愿地表示同意。“当然，我也累了。要休息一下。”

“这就累了？好快！”

“不太快，如果考虑到从早晨起我讲了两节课，然后又替别人主持了一个班的考查……”

他突然一下子从沙发床上站了起来，我回头一看，在

“房间”门口出现了两位顾客。

“请进，别客气，”鲁斯兰招呼着他们，“宾至如归……”

……我们在索柯尔尼科夫区热闹的广场上漫步。鲁斯兰在一个货摊前停了一会，然后追上了我，并把一束鲜花放在我手里。美妙的夏日！我们混入无忧无虑的花花绿绿的人流之中。一辆辆大轿车把一群群旅游者、休假的人、参观团运到广场上来了。有很多青年人和“情侣”，有的情侣是相互搂着往前走的。于是，鲁斯兰也用手搂着我的肩，我们也变成了常见的那种情侣，同大家一起在公园的绿洲中徜徉……

一拐进小胡同我就说：

“喂，天已经够热的了，把手拿开……请快点走吧。”

“好的。”

“听见了没有，你能不能快点儿？”

“怎么，你想不想跑步？”鲁斯兰建议道。

“没有必要跑步。走快点儿就行了。”

出胡同口，我们又拐了个弯儿，终于停了下来。我们面前是一座高大的砖砌楼房，楼房每个窗户都有阴森森的档板。我担心地看了看表。

“水手式的寂静……多好听，”鲁斯兰说。“不过，什么是水手式的？”

“我走啦，鲁斯兰，好么？”

他点了点头，我朝大门走了几步，突然想起来，又折回来把那束鲜花还给他……我走进大楼，严肃的警卫检查过我的身份证之后，我便沿着走廊往前走，时而回头看看敞开的大门。远远地还能看见白昼的光亮把大门变成了一个耀眼的

方框，方框中闪现着一个个行人的影子，汽车的影子在街上慢慢地爬行。不过，门外的一切似乎同大楼里的现实没有任何关系，而是独自存在于另一幅画面之中……

“这就是详细的经过情形。如果我没弄错，您那天晚上还熨过什么……大概是裤子？”

“您没弄错，是裤子。”

“不，还是按顺序来。那么，受害者睡着了，而您在给他熨裤子？这该怎么理解呢？”

“该这么理解，我打开电熨斗的开关熨裤子。”

“是啊。怎么，您自己不觉得这很奇怪吗？”

“这有什么奇怪的？他是个有身份的人，还是位副博士哩，不是骗子手……”

“真奇怪，您给这位副博士熨完裤子，立即就把四个煤气开关都打开了……既然是熨了裤子，那就是说，到了早晨，他就可以安心地去上班……如果您放出了煤气，那还会有什么早晨呢？！……”

“那又怎么样？”

“我觉得您这样做是出于一时激动，而不是预谋。本来可以指责您是有计划这样干的，预谋……您懂得这两者的差别吗？”

她无所谓地耸了耸肩，漠然地看了我一眼。

“顺便问一下，这是谁的主意……在厨房里过夜？”

“这不是什么主意……房间刚粉刷过，还没有干，里面叫人喘不过气来……”

“于是你决定让他在厨房里过夜？”

“对，放了张折叠床。”

“你自己呢？”

“什么自己？我们俩在一张床上睡得下。”

“噢，明白了。请问，瓦利娅……我可以叫您的名字吗？”

“可以。”

看上去她有二十六、七岁。面孔挺好看，很淳朴，头发梳成一个简单的髻。我们俩坐在审讯室里，面对面地坐着。

“您看，”我耐心而又温和地说道，“您这个案子初看起来是简单明了的。总的来说，我同意调查结论，可是，某些方面我仍然很难理解。请听我说，那天晚上您到剧院看戏时遇见了受害者费嘉耶夫，他同一位您不认识的女人在一起。侦查员认为，当时您就产生了报复的念头，是吗？也就是说，您瞧，这又在证明您是预谋……”

“我可不知道。”

“什么叫‘我可不知道’！”

她不吭声。应该再耐心些。

“那么好吧。这位费嘉耶夫到底是个什么人？关于他的情况您能说些什么？”

“一个普通的人。一个好人。”

“好人？”

“对。”

“瓦利娅，听我说……您懂不懂您干出了什么事？侦查员对您讲过没有？我是您的律师，我想帮助您。我需要，不是我个人需要，而是法庭需要您把全部真相讲出来……”

“讲什么？”

“发生过的一切。您和费嘉耶夫显然有过某种关系？”

“就算是有过吧。”

“瞧，正是这方面的情况在调查材料中反映得不够。您是怎么啦，没讲过？”

不知为什么我这个问题把她逗笑了。她开始稍微活跃了一点儿，我在她脸上看到的已经完全不是痛苦的冷笑了。

“没有，我没讲过。”

“您这是过于高兴了吧！”我有点儿忍不住了。

“您的意思是说我该哭吗？”

“我的意思是说您犯的罪是严重的。侦查员没告诉过您？这简直是男人犯的罪。刑期很长。”

“很长，”她满不在乎地重复了一句。“三年到十年。”我们坐在那儿一声不响地沉默了一段时间。

“您何苦这样！”

“这样怎么啦？”

“看了您的供词以后，我的心一下子就被刺痛了。侦查员问您什么，您就什么都准备承认。这简直象是诱供……”

她又耸了耸肩。

“难道您对自己的命运真是无所谓么？这可能吗？”

她不说话。毫无表情地瞪着眼睛。这决不是装出来的。她确实对一切都无所谓了。

于是我就说：

“您可别悲观失望，别垂头丧气！”

“我根本就没有悲观失望，你这是从哪儿说起呢！”

这时我看到，也许这只是我的一种错觉，看到她正嘲笑般地望着我，甚至还带有某种优越感。

“我说柯斯京娜，”我打着官腔说，“请您放聪明些。

我再一次希望您十分严肃地对待这个问题。让我们正正经经地谈谈。请您丢掉您这套玩世不恭的态度、这种腔调、以及一切不礼貌的作风。如果您不喜欢我或者您不信任我，您可以不要我当您的律师，这是您的权利。”

“不，为什么不要呢，”她直爽地说。“我喜欢您。”

“那就请您严肃地回答我的问题。”

“好吧。”她摆出一付象用功的学生那样全神贯注的样子。

“我非常需要弄清楚，不光是我，法庭也需要弄清楚：在您的行为中是否有嫉妒的动机，由于一个女人的自尊心被伤害了……这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变案件的性质。”

“为什么要改变它！”她突然恶狠狠地冷笑道。

“您认为您不需要有人为您辩护吗？”

“当然不要，”她一本正经地说道。“我说过我不要律师。我自己有舌头，会说话。”

在饺子馆里，我们把几张桌子对在一起，大家坐在一块儿，象老主顾那样显得既有特权，又有点儿与众不同。透过我们这个“玻璃间”的透明墙壁可以看见热闹的街道和那座旧式楼房，楼房门口挂着法律咨询处的牌子。中午，大约下午一点钟到三点钟，这个“玻璃间”似乎就变成了咨询处的分处了。

饺子馆的人都认识我们，只要我们的同事一进门，服务员丽达就立刻把一份饺子端到餐桌上。她现在就正在把一盘饺子放在一位刚进来的顾客面前，那位顾客向她点点头，拿起叉子，却吃不下去。他刚刚从法庭下来。

“是啊，我的朋友们，看来，我开始理解那些法官为什么对我们这些人抱有成见了。你们自己看一看我们热爱的先克维奇在干些什么？……他同我并排坐着，为了保护他的当事人，却诋毁我的当事人！……还天真地微笑着，似乎这是理所当然的事！”

他的话并没有引起激烈反响。很难有什么东西使我们当律师的感到惊奇。现在，我们中间那位爱嘲弄人的伊利亚·叶菲莫维奇冷淡地说：

“那又怎么样？”

有人说了一句：

“久经沙场嘛！”

又有人说：

“新手也会有同样战果的！”

奥尔加·阿波罗诺夫娜虽然上了年纪，但打扮得非常时髦，她用由于抽烟过多而沙哑了的嗓子压倒了大家的谈话声：

“我说朋友们哪同志们，我以为只有我一个人有血管硬化症……这老头子尼柯尔斯基大概已经七十岁了……得想出个集体措施来……”

“别忙，哪有七十岁，您说些什么？不久前他才六十岁……真的，一转眼就过了十年了吗？真可怕！”

“您为什么不吃呢，伊琳娜·彼得罗夫娜？连续三天食欲不振……您怎么啦？”

这一来我就成了大家注意的中心了。每天都有人谈起我如何年轻，总是象现在这样称呼我的名字和父名，而且带着一种象长辈似的讪笑，不过这是善意的。

“告诉你们吧，伊琳娜·彼得罗夫娜经手的案子属于第一百零三条。谋杀。”奥尔加·阿波罗诺夫娜解释道。“而你们现在还在处理一些分家产之类的案件！”

“等我想想……这是在剧院里发生的那件桃色新闻吗？她是持刀行凶？”

“剧院里的桃色新闻……对了，她是怎么弄到戏票的呢？而且就在剧院门口？这简直不可思议！整个莫斯科都想往里挤哩，场场客满……”

“不是持刀行凶，哪有什么刀。她是想用煤气毒死他！我没说错吧？”

“您那位当事人是那种没有固定职业的人，是吗？”

“瞧您说的，一下子就变成‘没有固定职业’的人了……我们多么习惯于简单化地看问题。也许，她是一位现代的安提戈涅^①，您以为不是吗？”

这场谈话是在没有我参预的情况下进行的。但是，现在终于向我提出问题来了：

“怎么样，您同她还谈得来吧？”

“还正常。”我终于回答道。

“‘正常’是什么意思？”突然坐在对面那位穿着皮夹克的男子板着面孔问道。这是我们的领导，阿尔卡季·斯捷潘诺维奇，法律咨询处主任。这之前他一直没吭声，忧心忡忡地吃着饭，好象处在一种自我隔绝的状态中。“是正常地承认自己的错误还是正常地不承认呢？”

“承认，”我说道，“但这并不使人觉得轻松些……”

① 安提戈涅——希腊神话中奥狄浦斯的女儿，自愿随父过流浪生活。一些作家把她当作热爱父母并具有自我牺牲精神的人的化身。——编者注。

阿尔卡季·斯捷潘诺维奇耸了耸肩。而在餐桌的另一头，人们正热烈地交谈着。伊利亚·叶菲莫维奇津津有味地在讲自己多年实际工作中所经手的一个复杂案件。人们已经把我忘了。只有奥尔加·阿波罗诺夫娜在我耳边用她那沙哑的嗓子悄悄问道：

“什么时候举行婚礼？”

“五号。”

“好，快点办吧，祝你幸福……不过要注意……”她朝着我们所有的律师同行点了点头说：“可别把大伙儿给忘了……”

阿尔卡季·斯捷潘诺维奇这时站了起来。

“伊琳娜·彼得罗夫娜，请您到我这儿来一下。”

“好的。”我欣然站了起来跟他走去。

“不，不，别急，”他阻止我说。“这件事不急。您先好好地吃完饭，然后再来找我。”

“不要紧！”我有礼貌地学着他的口气说。我在餐桌上放了一个卢布，又把一个卢布给了奥尔加·阿波罗诺夫娜：

“这是还您昨天的饭费……”接着我就跟在阿尔卡季·斯捷潘诺维奇后面走了。

我们穿过马路，走进熟习的狭窄走廊，来访者们已经坐在椅子上等着了。一位老太婆头戴旧式黑头巾，手扶拐杖，一见到我就跟了上来，一边走，一边就想谈自己的“案件”，于是我便作了个请她等一下的手势。

“你这件案子办得怎样了？”阿尔卡季·斯捷潘诺维奇问道。

“哪件案子，阿尔卡季·斯捷潘诺维奇？”

“就是那位现代的安提戈涅，或是什么……怎么，不完全是第一百零三条么？还要用第十五条？蓄意杀人？”

“是的，有这样的推论。”

“你自己的推论呢？”

“我暂时还没有。”

“噢。”

我们一起走进办公室。阿尔卡季·斯捷潘诺维奇直奔办公桌，装腔作势一声不响地在台历上写了几个字。看他那神气，人们以为这位年纪尚轻的男子起码是主管一个什么部，而不是我们这个小小的法律咨询处……

“坐，坐……这些文件真要我的命……我为什么同意当主任，你不知道吗？这一切对我有什么用处？”

“我不知道。”

他那有点自我欣赏的民主作风并没有引起我的反响，于是他暗自冷笑了一下便问我：

“好吧。我们谈到哪儿了？瞧，是怎么回事。有消息说，区检察长将在开庭时支持起诉一方。我不明白，他们这是根据什么……”他抬头望着我。”这不使你感到难办吗？”

“不。怎么啦？”

我们一声不响地互相望着。

“啊，没什么。”他有点发窘地说。

“那您为什么要问这个？”我追问道。

“真的没什么，不过随便问问。”

“不，到底为什么？”

“瞧，你真是个喜欢追根究底的人。怎么，就不能问一

问么？”

“好吧，”我开始往门外走去，“如果您想把这件案子从我手里拿走，把它交给我们中间的哪位死硬派的话……”

看来，我这句话打中了要害。他甚至吓了一跳。

“不，不，你这是从哪儿说起！胡说……纯粹是胡说！难道我对您说了什么不恰当的话么？……”他不让我就这样离开。“我说了还是没说？请你回答！”

“没有，没说什么。”

“那么，你为什么要……”

谈到这里，我们就分手了。戴黑头巾的老太婆在等着我，现在她又站起来找我了。我们走到那个昏暗而窄小的角落里，那里有我的桌子，我让老太婆坐在沙发椅上。但她突然大胆地站起来，从手提包里拿出一盒糖放在我的桌子上。

“一切都合理地分了，”她解释道。“他还想要什么呢，竟然还想要电视机……我是用自己的存款买的这台电视机，是用我自己的钱……”

“那好啊，”我说。“一切都解决了，那太好了。但是这糖我不需要，老奶奶。请分给您的孙子们吃吧……”

“您怎么不需要，怎么……请您收下我和我女儿这份心意吧。我那个老伴儿，后来他又回心转意了……他回来了，就是说，把皮箱往原处一放说：现在要好好过日子啦……”

“那末，”我笑着说，“当初就没有必要分家。所以，您更应该把糖带回去啦……”

我对这些糖果、香水和其他礼物真不知怎么办才好。这些东西使我很生气。带着这种礼物来找我的人似乎一开始就

认为我不能“那么公正地”履行自己的职责……我对老太婆说到了这一点：

“老奶奶，亲爱的，您把这些糖拿回去吧。您不送礼也可以享受自己的权利……这是我的职责，老奶奶，也是您的权利！权——利！”我对她喊道，“不需要感谢我！”

她点头表示同意，但却从她自己那个我难以理解也无法控制的遥远的世界望着我。我试着再向她解释，然而，老太婆迈着碎步往门口走去，还是把糖留在我的桌子上了。一位新的来访者又出现在我面前，这是位中年妇女。她严肃地看着我，同时又显得有点儿吃惊的样子。

“我要找值班律师。”

“您请坐吧！”

我们在桌旁坐下。我漫不经心地把那合倒霉的糖往窗台上一扔。但是，我这个动作没能逃过来访者的眼睛……

“请说吧！”

这位妇女迟疑了一下才开始说：

“是这样，我丈夫提出离婚。我想请个律师，以便防止意外。只要我还活着，他就休想离婚。第一个问题是：律师管离婚的案件吗？”

“管，象管任何别的案件一样。”

“太好了。另一个问题：你认为开庭时需要提出什么样的论据才能更有说服力……”

“论据？不知道。”我耸了耸肩。“论证什么？”

“我也不知道论证什么，只要使他回到我身边就行。”

“那么，大概要说说你们的家庭、孩子，也许还要说说您对他的感情……”